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弟七

二月二十九日致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
三月四日上曾相　同治四年
三月六日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四年
三月七日復李次青廉訪　同治四年
復沈幼丹中丞
三月八日復彭雪琴漕帥　同治四年
復馬穀山中丞
三月九日上曾相　同治四年
三月十七日上曾相　同治四年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四年
三月二十七日復吳仲僊制軍　同治四年
復郭子美楊少銘兩軍門

閏月十二日復曾相　同治四年

閏月十七日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

復陳子番觀察

閏月二十五日復皖南張觀察　同治四年

閏月二十七日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

閏月二十九日上曾相　同治四年

六月十七日復曾相　同治四年

復劉松巖護撫

六月十九日復郭筠仙中丞　同治四年

六月二十四日復曾相　同治四年

七月九日復曾相　同治四年

致劉松巖護撫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弟七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弟七

桐城吳汝綸編輯

同治四年

正月十四日復沈幼丹中丞

次青前案經左帥覆稟頃准部文奉旨照部議發往軍臺効力次青十年徽州之役到防不數日猝遇大敵守無備之城又數日而陷非其罪也揆帥因其不遠回祁門加以嚴劾鴻章力爭月餘不可次青復舍而他往更激揆帥之怒左公又排擠下石更何能自立於浙閩下素知次青者當亦悲其數奇也去多赴金陵揆帥每言次青獨抱向隅深自疚悔秋間曾有密疏引咎而爲次青訴冤不料左帥責望過甚致有遣戍之譏次青母老家貧何能堪此且論咸豐六七年保障撫信之功足掩皖南失城浙東乞退之過論其血性忠誠才識敏捷能耐煩苦又實爲近世不易得之人才聖明在上我輩曾共患難相知最深似不可默無一言擬將由敝處

主稿會列執事暨雪翁楊厚翁前銜專疏籲 恩或請 旨發往楊制軍
陝甘軍營差遣未知尊意以爲何如其臺費則弟與閣下共出一半再請
揆帥與彭楊共出一半容即緘商厚雪二公伏祈核奪裁示爲幸蘘田師
同浙眷屬尙寄吳門急欲謀一館席浙蘇皆不易西江猶可圖乎

正月十八日復郭筠僊中丞

臘初奉冬月十四日手教乃以暫攝兩江殷殷獎勸適閨中嬰疾調養至
今始就痊復聞君家昆弟與筱兄幼弟重以婚姻百世之好同心永矢欣
慰無量金陵城市蕭颯善後無從措手揆帥亟欲集貲撤軍爲引退之計
功成身退古今同尙孰不慨慕惟 主少國疑之日粵匪殘燼猶張中土
邊疆傳烽正盛老成宿將豈可自棄於寬閒無論 俞旨不行抑徒多此
痕跡曾將斯意再四面陳屆時或少圓活耳鴻章皖人斷不可忝膺督篆
自蹈危疑海角一隅堪藏疏拙拭目昇平歸帆甚便甘省事權太紛厚庵

卽去似無辦法僧邸屢潰於豫而於南軍柄鑿過甚數萬敗捻長驅河汝誰敢攘臂以爭之者都中羣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爲患日翹翹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采謬悠無根之浮言沅翁之遁殊爲高致矣寄丈被劾曾否辨明前於公牘中讀條陳籌務一疏震發聾瞶攻破拘墟眞誠學識足饜　天心豈勝欽伏馮萃亭磊練能守當可保障東江戰事卻非所長仍希酌辦滬市近頗消落嘗鎭數百里久無人烟撥帥諄屬勿撤淮勇月糜仍四十餘萬不能勻撥善後良爲愧歎

復左季高制軍

前兩奉　寄諭飭分敝軍赴閩助勦緣未得會處確訊軍情賊勢究竟若何不敢遽定勞師襲遠之譏茲承諄切詳示公義私交均應竭力襄助惟由吳越陸路入閩數千里旣需時月嶺嶠險阻饋運更難賊久踞漳州必欲勾結洋匪窺伺泉廈否則何所留戀漳復而龍汀踞賊亦當相率以走

是援閩莫先於圖漳圖漳乃可以保泉廈也敝部軍裝軍火最爲緊重勢不能由陸路節節轉徙前劉軍門銘傳調皖奉 旨飭赴豫西弟以陸路太遠無法轉運入告遂奉改調閩中之 命其實由蘇往閩不盡水道且入閩後嶺路盤紆更難於平地也茲派調援閩自須由海巡赴廈門爲較便速廈門距漳甚近購米與運餉或易爲力劉軍門所部曾撥帥麾奏紮三河尖以防淮北勢難撤回郭子美軍門松林經徐中丞 奏催奉 旨飭赴本任擬令督帶所部八營洋槍隊前往兵力稍單恐不能自爲一路又令遇缺提奏提督楊少銘鼎勳統所部八營同往均歸麾下調遣郭驍勇素著楊謀略較長二人極相得亦兩相濟也貴部猛將如雲此爲遼東之豕奚足裨助萬一但來教既云各路分布單薄聊以備偏師之犄角耳該統領等雖蠢材而尚有血性此次不遠數千里險危艱阻費餉費力歸誠於執事伏冀格外體恤提挈俾軍士齊心効命是所拜禱輪船夾板價

太昂貴現令上海丁道與段道（前曾官閩中潮州等處情 君貴點總辦嚴防之于）設法雇備其兵
數不敢預定能籌出若干銀雇得若干船裝得若干營再行詳晰稟陳還
上入欵去年大減此外新復之區無可羅掘而敝部水陸七萬人方擬裁
減撥帥自撤軍乃令敝處勿撤又迭被撥皖撥豫撥閩之　命計調撥各
省二萬餘人仍由吳中濟餉留防本境陸師尚三萬人水師則自蕪湖至
海口內外皆仰食於蘇區區綿薄何以堪此弟向不訴窮而窮不可支惟
高明必能鑒及敝軍向章給米每營月二百石每石扣餉三兩自去春以
來僅發半餉而米糧按月不欠今派赴閩餉銀即照章籌濟人地生疏斷
難辦米可否乞飭與梟永道就地籌款代辦食米抑委員專辦轉運采買
各事戴德匪淺至民習悍戾尤須嚴禁騷擾安撫解散以孤賊黨已與帶
兵各員再四堅約矣見在剿辦情形諸祈飛示不具
正月三十日上曾相

昨松巖回蘇具述減賦一事稟商定議由尊處繕奏亮臻允協應否酌減
地丁惟台端主政挈銜竊請鴻章不爲異同迭奉　寄諭飭調劉軍門銘
傳赴閩往返濡滯恐誤師期左帥咨函諄催聞該處賊衆兵疲頗爲費手
不得不酌調協剿仰副　朝命茲令郭松林楊鼎勳帶十六營槍隊航海
赴厦門道路險遠籌措行糧雇用洋船需費約近二十萬竭力騰挪不知
二月杪可成行否諸將皆不歸心於閩帥郭係福建實缺又奉　旨催赴
任義無可辭慮其所部太單不足制賊稍附益之以冀入閩後如有薄效
或可請濟餉略減蘇局之困左公來信則一毛不拔其實該部二萬八千
人由浙月撥十四萬已得全餉矣原函鈔呈電鑒馬中丞慮閩賊竄出將
爲浙患預約濟師閩事本不便徹蘇軍至吳越脣齒萬一有警須爲境外
之守屆時再求飭調劉周兩軍回吳以備迎剿未知是否乞籌示次青遣
成部文早到已緘商幼丹厚庵並請厚帥疏調甘營俟有復信奉聞

二月十四日復曾相

劉銘傳前請進止適奉諭調回江南而蔣方伯鈔述左函桓怯異甚是以批令渡江豫備續調旋准漕帥咨稱捻逆回竄正恐皖中無備幸 廷旨照准而大咨亦至連旬陰雨當未拔隊如准北再警請尊處札飭迎剿松勁八千人內猛將頗多火器甚足左公來咨厦門領事與侍逆往還甚密有大枝官軍前去或可稍折狡謀惟左帥護詆不爲人所親附此軍到彼如能得手賊將趨粵但願調歸粵帥耳減賦之事尊議已定三端無可置喙未定二端復與松巖再四斟酌蘇松減輕則即不奏明似無缺望五州郡請減錢糧應如來諭以十分之二爲止現屬該司督同局員查明原委條目核擬疏稿再緘述函丈裁定聞黎君擬赴蘇局經理其事得此才筆足光盛舉減賦局殊乏究心之人懇添派爲幸魏陰亭業經准假部駁之案容再頂奏浙省奏織造停關月撥萬串計每年將十萬金平時司庫撥

給辦貢歲不過數萬近則至多不過二三萬金蘇州釐局月收數萬串若照案撥一萬比較向例似不合算故運疑未遽變議江甯收釐數目或不如蘇如能酌量少撥若干蘇即照辦錫織造雖未開關自去春後分設多卡騷擾頗甚每思裁抑之而不能無怨也尊處議定後乞即詳示以便商辦　旨令鶴弟帶兵赴甘渠決不願去去亦無益鴻章做不起東道劉周郭楊分往皖閩類費日增心力耗竭豈堪三弟又苦索兵餉但不便爲伊告病祗有漠置厚庵分七省釐金所欲太奢勢難必行蘇餉之絀造次奏報亦祗有置之不覆吾師能建言尼止感佩曷極閩賊衆爲愈衆必有回竄江浙邊境之日各防斷不宜撤專恃釐金濟餉一分再分必至饑潰厚庵不顧大局而　朝廷即徇其請亦可慨矣揚防撤盡將來甘餉如何勻解敬求核奪擬派吳道毓芬幷字四營移防須富將軍他往乃便拔營

二月十六日復方比部

豫捻有東竄之信徐亳均爲戒嚴法師追剿未定何處屢挫之後其力不足以滅賊而皖豫各軍亦未得勁亦無能聯絡牽合之者中原之患未有已也艮相以平子不勝任疆吏中文武兼資殆難其人如皖豫皆得知兵者主之似可奏肅淸之效　朝廷宜少留意焉閩賊亦甚猖獗太冲初入閩迭次挫敗遂長賊勢今據報二十萬盤踞沿海各城暗與夷通不得已請敝處濟師大局所關豈容稍存意見昨派八千人航海赴厦門當於三月初到防惟將帥恩信素不相洽未卜能否得力用兵十餘年至近日而稍見功者委任專而事權一也若以此軍隸別部兵與將不習上與下相猜必不能用人之死力從前江南和張大營多此辦法卒至顚覆楚軍曾胡李諸公本一家人通力合作遂以成功　內意如再有調度須略尋線索爲妥蘇餉日絀因係災區務存寬大不欲重加搜括而越境協剿本省留防軍數亦萬有奇未可遽裁苦累日甚比復奉　中旨衔關西之請調

舍弟帶礮隊遠征無論陸路難運財力亦供輸不及奈何奈何常鎮荒田太多招墾無人頭籌集經費專派委員設局籌勸一二年間恐尚無起色也湘使查辦之事何時能結羊城兩座不理衆口究其立心行政似非甚謬

二月二十三日復左季高制軍

航海援漳之役承慨允委員會同鄧道每月購備軍米三千餘石不使缺乏感佩莫可言喻龍巖既克汪逆與侍黨已成兩橛當可次第奏功駐厦各族勾通接濟新聞紙公然傳播覥不爲怪總理衙門未必即能與公使力爭撤換領事計惟强我兵力制彼狡謀歛軍前攻蘇州時白齊文糾合洋匪百餘人爲賊先驅戈登臨陣每與交通往來經程軍門痛打數仗洋人見賊失勢稍稍解散此明證也至尊慮輪船盜艘暗相連結恐挈以擾害各處固意中事鴻章愚見賊以海爲竄路若至窮極或千數百人分

駕船隻游奕遁逃自易爲力然亦尚無大害若數萬之衆心力不齊財力
亦非甚鉅洋人無利不與未必肯舍輪船夾板重貲以助失所據依之寇
而自撓其現成通商之局面至今日通行之輪船皆商船也祇能裝貨載
人不能多安礮位雇用堵剿亦虛聲嚇賊耳其實不足禦敵陸軍乘坐游
擊則多不便仍須登岸乃好施展外國眞正兵輪船係其官家利器斷不
肯雇借致貢所知以備采擇郭子美楊少銘等過蘇持尊函相示頗爲感
奮出死力惟求俟隊伍陸續到厦取齊相度賊情地勢再定進兵之路總
須頭兩仗打得有勁或可固民志懾夷情以孤賊黨承屬先從漳浦雲霄
下手斷其入海之源自是要著已密飭到厦後察辦如賊死踞各該城或
無大河通糧運似懸軍深入仍費躊躇一切進止機宜求卓裁隨時緘飭
該統將等遵照爲幸弟前附奏請粵東代籌接濟亦恐循海而南漸近粵
界恃逆或以此爲去路我軍或當由此兜追也松勳兩部共八千人除旗

轍長矛外盡係洋槍故軍裝最爲煩重山路險遠轉運殊難仍祈留意調遣前由建平來蘇雨雪阻滯行十餘日頃始分起赴滬聞輪船艱貴亦分起赴廈擬令郭軍門頭幫先行約三月上中旬乃能到齊各營先給一月餉銀並帶一月食米連略給舊欠雇備洋船及雜項用費共需二十萬有零已　奏派段道喆隨隊照料此後照章濟餉即匯解轉給

二月二十七日復楊厚庵制軍

昨蒙疏調舍弟季荃帶礮隊隨征極荷雅誼惟渠自左軍四月常州克復後積勞多病給假離營所部大半裁撤其餘撥交別將旋經撥帥　奏調赴豫因病體狼狽尚在皖省就醫隴塞苦寒實難任此遠役幸祈鑒原至敝軍開花礮笨重異常水路尚可轉移陸行殊多不便礮位以洋鑄爲上轟城坍營須數千觔者乃可得力中國工匠但能仿製炸彈不能仿造大礮即造彈所用煤鐵引門藥物均須購自外洋此在蘇滬尚易仿覓甘省

則難接濟也弟斷不稍有吝惜但恐尊處未知底細致以實告南省通江達湖之處若調炸礮隊協攻城營糜費雖多猶可速效西邊山川阻遠人力難施似覺遷地弗能爲良耳蘇軍水陸六萬餘人內分派援豫援皖援閩者已近三萬專指釐金濟餉自去春以來月放半關竭蹶實甚再分撥貴處三成則本省防勦各軍必虞飢潰想大君子應不責人以所難也前商請

奏調次靑一節昨幼丹中丞復函謂次兄母老不願遠行上年台旆在江欲召入幕而未之許自可毋庸再調弟等或援王沐之例爲之籲

恩

二月二十八日致彭雪琴漕帥

頃得吳仲翁來書欣悉閣下　簡署漕督有巡防轉漕之責而地方公事較簡捐釐所入足贍防軍以老兄威望才略必可勝任愉快仰見　天心眷倚俾吾黨共事一方大江南北聯爲一氣所裨益大局者匪淺聞信喜

羅公宜星速赴任勿再堅辭是所切祝健飛本欲蒞淮揚新任前函之仲翁擬令將中營礮船四十隻帶去就近在濟轅發餉仲翁業經允諾茲以舊部獲依仁宇欣幸同深次青被議遣戍母老家貧何以堪此且昔年患難從師門者多已顯達惟次公抑塞獨甚我輩豈可坐視昨緘商幼丹中丞擬援王沐請赦之條由敝處會列台端暨幼丹春霆大銜專疏籲　恩如蒙　俞旨其應繳臺費若干即由我等四人分湊代呈幼翁復信深以爲然想老兄亦必樂爲之也並祈迅速核奪見示爲盼惲次翁降調家兄奉　命承乏湘撫一門寒素受　國厚恩圖報固難盈滿尤堪懼也

二月二十九日致左季高制軍

聞康逆全股逼往白沙貴軍兜剿而前數節之後迎刃以解肅清定在指顧郭軍門所部二十八日自灑開行楊軍門雇船未齊初二三日當亦裝載初十內外可齊集厦門筠仙中丞咨函以賊勢南趨援軍雲集獨閩西

面通粵之路請派郭軍由厦門入楊軍由汕頭進與粵軍合力撊擊不知
各營已屆定輪船赴厦未可中變又郭楊兩軍互相爲用合則可當一路
分則各嫌單薄已飛飭少銘等抵厦後察度賊情地勢相機妥辦如漳賊
西竄潮州或雲霄饒平沿海一帶有可乘之隙即間道擱剿與閩粵各軍
前後兜抄以分逆勢而謀殲殲仍祈隨時指示調遣爲幸總理衙門奏請
厦門稅司休士賞件謹已備齊專弁賫呈乞即傳　旨飭交吳仲翁署粵
督因雪琴欲辭漕篆難遽交卸家兄忝擢湘撫於珂鄉情形雖尚熟悉而
今昔時事不同繁劇特甚未識能否搘持粵帥新易筠老亦正寡助軍事
孔棘不至稽留否蒞任後望公有以開益之
三月四日上曾相
減賦一事原委條目因劉方伯斷斷辨爭將來仍須責成藩司督辦是以
即屬該司妥議疏稿玆據面呈即將原摺送上前蘇紳馮中允等議定漕

則九升以下者不減匀出輕則以多減重則仍符奏定額數茲鈞意蘇松太輕則亦普減十分之一謂與常鎮普減情理適均惟旣分案辦理專減蘇松重則以除民困似亦無妨稍有歧異卽不必如蘇紳九升以下不減之議但如方伯五升以下不減之說當不致觖望也松嚴引用忱懇天顏等成案恐與尊恉紕繆籲求俯允照行其文理雖尙淸晰轉折段落或須酌改乞核定示知可否卽由函丈繕發次靑一案幼丹函允會奏本日已繕摺附驛馳遞鈔稿呈政郗門力爭特爲提出以避黨援之跡亦與吾師前疏脗合非敢自翹異也如荷　俞旨必要發鈔都中必有竊議故不得不長言詠歎遂不覺其繁冗矣左公自克龍巖後劉王各軍敗汪逆於南陽高連升等敗侍逆於漳浦汪逆已棄巢竄遁龍巖界內之白沙併趨南路雲霄平和黃岡瀕海及近粵邊之處添賊不少諜報謂將合侍逆北竄江浙左軍由東北節節兜追又調諸軍入建甯似可無慮筠仙專弁至蘇

商請敝處分一軍由汕頭登岸迎擊適郭楊兩軍已陸續登舟未便中變
且斷不可分寄帥左遷筠公獨任軍事深慮擠賊入粵左公未必數應耳
筱兄忝撫珂鄉家門過盛徒爲震悚粵帥新易諸務叢脞未知能即涖任
否延陵聞與左右及敝處頗有意見甫經請假即易南轅昨來書以淮郡
市河一事本尙平允屬爲轉陳尊處委員如何囘覆若大段不錯似可仍
舊沛縣湖團一案從前辦法過於含糊趙守帶呈案據圖册及該縣紳民
稟詞數十紙及今不爲清理必貽巨患然鴻章離徐過遠號令不能遠行
祇有據實咨請漕署察辦顏道長厚無用仲帥乃商請題補已緘復由台
端裁奪雪琴仍辭署篆未知　准否鶴弟體弱多病帶勇實不相宜前稟
開缺鴻章不敢遽奏敬懇酌辦蘇屬租捐大戶率多抗欠日久殊難旺收
尊處索解六萬約須初十內外湊齊
三月六日復郭筠僊中丞

寄丈以微故去官初恐株及執事頗有謠言茲幸無恙益徵　天眷忠誠
倚爲海南柱石瑞將軍接署後軍餉二事當取決於台端吳仲翁因雪琴
兄堅辭署篆須交替有人方得啓行似到粤尚未有期筱兄忝撫珂鄉固
倘駕輕就熟惟粤中少此緊手寒家屢竊非分想亦公所留連而賤兄弟
所惴惴弗勝者也承屬分軍由汕頭進以紓粤患義何可辭沓棫至日郭
子美已開行楊少銘所部亦將登舟業與洋商議定雇價勢難中變且郭
以勇著而性情暴戾楊有謀畧而明白曉事兩人極相得亦互爲用本不
可以遠離弁勇八千越境遠剿威名未立地利未熟更不可以遠分季帥
來函商令抵厦後先由沿海下著掃除漳浦雲霄游氛連接探報謂汪海
洋一股併歸南路前隊逼詔安黃岡是潮州甚爲喫緊已密飭郭楊二君
到厦察酌賊勢或進雲霄牽制之使其狼顧或賊股併趨入粤即就近兜
截追擊若我軍尚未到齊而賊已全數竄粤粤境必須添兵即請我公一

面咨商左帥一面檄行郭楊令其間道入援如賊竄沿海一帶即專員赴
厦雇洋船運載由汕頭登岸尤爲便速敝軍家法以穩愼爲主軍裝槍礟
最爲繁重向未走過嶺路於水路較宜若舍舟登陸須委員承辦轉運又
郭楊合力當可一戰雖大股猶能卻之分則力單可以剿零股不足以當
大敵如以別部附益之雖遠一氣子美不欲久居提督所部多淮勇少楚
人少銘屢求闗事畢後回蘇此皆軍中隱情不敢不詳告之伏希留意若
須調遣之處可令段小湖爾辦弟斷不遙制也潮嘉防軍頗衆民俗甚悍
將吏能固結民志以用其力賊似難遽深入即偶犯邊境或仍取道他竄
事勢方棘無論驕兵悍將幸多方激厲而含容之事竣再徐議撤留何如
粤餉之紬與蘇等敝部尙望沾溉亦因去粤近而去蘇遠舍我公更無處
呼籲耳林教授禮書收到謝謝

三月七日復李次青廉訪

頃由幼翁遞到二月初五日手書猥以古義相期許慚悚曷任去秋師相
密片語語從心坎流出惜未徑請免議介在公私之間　廷旨故不得不
交左帥查結乃太沖因以下石閣下數奇至此仍尋舊衅眞乃阿瞞心腸
矣弟戇直不能忍爾之幼公願爲昭雪豈以市德於執事而見好於朋輩
哉良以値可言之時居得言之位使後之人譏議曰某某昔同患難皆勢
利交患得患失人也則鴻章之咎滋重初擬請赴隴軍慮秦庭無人爲定
遠封侯張本接幼翁書知往歲已卻關西之聘今事更難塞上之游當經
緘爾厚翁作罷論已於初四日繕摺附驛馳遞鈔稿呈覽初五日始奉來
函差幸與疏意脗合惟不知年伯母今年已七旬耳滌師於尊事懊惱特
甚弟等於師友之際多涉嫌疑奏中抑揚其詞以避黨援阿徇之跡明眼
人當默喩之幼公謂足下將斂神屏氣漸入沖澹而來書學君苗焚硯不
知山中何以自遣等身著述千秋事業專讓閣下避人避世矣必避名耶

若我先公而朽求傳誌一首以爲報吳境雖滿兵餉洋務三端日夕經擾
徧地彫瘵舉目愴懷類然而已彼兄忝撫珂鄉或須求公贊助師相處當
以尊函轉呈

復沈幼丹中丞

次青前案昨會列台銜專疏籲陳咨呈冰案謹遵函意辦理不暇轉語並
緘請厚帥勿再　奏調惟思筆淺陋未能達意如奉　俞旨即恭錄飛咨
請尊處就近行知次公藥田師回籍治喪春杪約可來吳當爲墊送奠分
或百金弟前亦以此數奉賻也閩賊併竄南路迭奉　寄諭飭敝處派兵
援剿左帥咨緘催請已派郭楊兩軍門洋槍隊八千人由滬航海赴廈門
登岸協剿或可斷其入海之路洋人貪利接濟事所恆有當不致爲大變
漳州似難久踞必仍竄走江粵篤倦來信殊爲憂急尤盼貴境嚴防使不
得假道以窺吳越曷任翹祝江海關代收各省絲稅向係撥抵釐額未解

分毫閣下竟委大員提催此間防軍未撤加以援豫援閩至三萬人均須自備糧餉京餉協欵逐日追呼弟實無法支持遂恐無以應命伏祈鑒原閩撥帥與尊處久不通問截釐諸事閣下不無過激之談撥帥覆疏負氣亦甚公事意見古人常有何至因此絕交去冬在金陵曾訟言及之然我兄回憶在信州時帥意殷勤保護實爲患難知己無論出處顯晦平生風義豈可恝然仍望一再先施全君子之交循後進之禮大局幸甚

三月八日復彭雪琴漕帥

昨奉二十五日手示猥以筱兄撫湘殷殷稱頌而執事仍高尙其志專以辭事責友朋潞帥函稱尊疏一再上辭不獲不止雲中孤鶴游翔八表將何所止而休焉欽慕之餘轉增惴慮　主少國疑似非功成身退之日漕帥尙淸閒於我兄性情意度相宜而北門鎖鑰中原保障大局師友之間均有裨助如　恩眷堅留似須强起任事爲妥次靑免罪一疏未得復示

姑會後銜備蒙　恩准分繳臺費當請尊處湊撥一分

復馬穀山中丞

閩賊併歸南路左帥所部層層進紮將來當竄潮嘉以走未必能聚殲之但粵各軍齊力多殺數賊不再爲大患耳衛防五千人似已穩固雪帥已疏辭漕篆附近亦難得替人補帆開朗精細廉正和平足勝大任服闋後意嚮未定弟與有成約若在本籍則雖强留令蒙雅意縶維渠果願行必可大有裨助前已假旋當以尊函寄閱須請屈身監司小試之將來　奏調時敢盡諾同保惟弟若移他省仍求奉還

三月九日上曾相

師母夫人榮誕因羈職守未得卽賀侍立門牆二十餘年隨衆儀物尙蒙儵及祗增慚悚雪琴於漕督最宜　中旨似審愼而出再三堅辭卽荷俞允恐未當理幼丹母病乞假諒不復同閩川豫待人　朝廷已難於搜

擇若各處紛紛請退局勢更欠穩洽矣前復幼丹書請於師處再申牍敬
不知其已准假也即有事故或令强起若續行修好伏冀海量包容少賜
顔色為幸次青昨有書來呈覽蘇捐日內再湊解三萬合之前三次解款
及飭買軍米二萬石價銀共二十萬兩計將及三十萬串所補無多松屬
隨漕帶捐十萬串尚未收集成數棠屬方伯趕催似難尅期起解仲良學
士移軍兩花臺等處就近常親訓誨更易長進金陵附城百數十里無可
樵采湘軍向章若何蘇章恐其藉伐薪擾民故多就地捐辦軍柴如無可
捐則坐營即移向有柴薪少民居之處此小事尚煩一籌至暫屯金陵無
論何路有事可調進剿鈞意想同之也俟爾定後即會銜咨調英法領
事均有申陳請敝處派委幹員會往金陵定立開碼頭界址前接總理衙
門函鈔呈既經　奏准無不允行之理帷鎮江九江初議開市時地方官
含混應允頗多侵占現與丁道爾或該道分身前去但恐躭擱日久致誤

本任公事或令應守實時借洋員往容以公牘咨呈核辦彼族既精地利
金陵城外各山阜形勢極好似難假借然彼必多方干求要費唇舌英法
既立碼頭各國必援例續請將來能否請改織造為洋關由外揀員　奏
補庶通商有所專責敬乞豫籌趙惠甫欲就一官以餬口本保升浙江可
否由尊處奏明揀發蘇省一層應免赴部引　見祈核示
三月十七日上曾相
頃奉　批旨次青一案仍著刑部議奏未知果能末減否吳仲帥杏緘請
調吳道四營赴浦策應吳道甫經拔隊赴揚北路既有捻警揚州重地未
可無人已飭該道到揚後擇要駐紮不可輕動清淮為裏下河後路門戶
仲帥兵數本單亦無可靠擬令張鎮樹珊統所部槍隊六營就近赴浦與
歐陽利見水師依護扼堵局勢較穩鈞意以為何如樹營北去蘇境防軍
漸單或仍留仲良一軍防東壩也

復馬穀山中丞

手示商留陳子莊適已專札馳調並咨請轉飭速來似與尊旨相逕庭矣當弟初至滬時即聞子莊有才名因其奉諱又史士翁方履危地借人佽助令其隨赴甬東約定事稍就緒即回忽忽三載浙境肅清子莊亦服闋義應放歸且斂處事煩才窘王敬亭咯血就逝補帆假回從事即有實者多非本省人員如子莊者合例而又出色祈毋相奪也豫捻突竄曹單徐屬戒嚴仲翁諄商借兵郭楊兩部甫抵廈門竟有應接不暇之勢閩中消息仍乞飛示

三月二十七日復吳仲仙制軍

捻逆忽由韓莊東竄二十一日已至邳境大有窺伺淮海之意尊處防剿兵單深為懸慮歐陽健飛二十二日拔椗月杪計可抵浦昌歧軍門前來蘇時弟曾與約如清淮有警宜督師船策應渠似踴躍數日未得撰帥書

果准派否張海珂因船隻未齊尙未啓行須由蘇添雇民船駛往月底當
亦拔隊祗要邳宿防軍嚴扼不動歐張水陸各營踵至大局或無虞也弟
又專弁馳催海珂並面囑振軒廉訪尅期北去二張皆老於戰事振軒尤
精細惟於淮徐情形未熟尙祈切實指示爲幸海珂來信聞尊意欲調赴
粵所部淮勇悍於遠役若隻身隨行有將無兵斷不濟事湘淮各軍近年
粗立功效皆以本地人帶本省之勇且揆帥緘商欲令振軒爲北門管鑰
必須其弟襄助其兵將未可分拆致難得力叨愛敢以實告伏希鑒原
復郭子美楊少銘兩軍門
左宮保十二日來函云該逆竄粵之路須吾弟兩軍由海澄以攻漳浦乃
可斷絕今子美弟書云海澄至漳浦路高低曲折險狹異常難遽輕進欲
改由鎭門前進少銘到後究竟由何路進紮曾否接仗左帥信云汪逆較
侍逆爲悍頗不易制若漳浦則賊數無多其頭目乃僞戴王亦易與也未

知此情確否客軍遠去一切掣肘為難情形概可想見兄愛莫能助亦不
便遙制惟望兩弟和衷籌商穩慎齊力耐煩忍辱激厲將士拚命打數好
仗使賊膽寒而民心服營規尤要嚴緊平日固須秋毫勿犯即克復城營
毋貪洋財被人恥笑毋逞驕傲被人忌恨事事謹慎處處和氣是所切禱
子美不願到任左帥諒不相强兄亦不勸駕也家兄來信云粵東瑞將軍
郭中丞以蘇軍如追賊入粵必為盡力接濟家兄於三月十四日起程赴
湘如賊由粵竄楚南邊境請兩弟跟蹤追去一入湘境彼必接濟餉項軍
火不令饑困祈兩弟相機辦理子美是其故鄉少銘亦是熟徑湘中局面
甚寬且迭奉　諭旨進剿貴州正在需人之際若閩事早結同赴湘南與
回蘇無異希留心豫捻忽竄山東又由鄒滕折竄邳宿吳漕帥商請撥兵
已派張振軒樹字七營赴徐侍逆母妻並不在滬圖竄海防似無足慮易
提督用剛來蘇飭即赴閩

四月六日復曾相

聞有鎮揚之行計已囘轅恭邸近事軒然大波倏忽轉幻　朝廷聰議可畏從諫亦可喜也應守由滬赴金陵諒已詳述茲將滬上鈔來　諭旨兩道奉閱覲唐恐係此案牽累理直氣壯似無暮夜實事英法往勘界址業飭應守講示會同府縣察辦月前復總理衙門函共二件鈔呈訓正洋員肯受商量自即定議如必欲據我險要扼我咽喉須再從容辨論鄙意以爲然否仲帥請收　成命雪琴或得卸肩捻逆西趨邳宿銘盛各軍未聞何時拔隊恐又攔截不及頃奉　寄諭仍飭吳道北去另派防揚鄙意該道於地方相安可勿調換傑樹營獨當一路猶嫌力單俟張臬司來信再由蘇添調何如前議借署淮徐果定見否筱兄來信覓借奏牘好手敝處無可應命屬代求函丈薦人乞一籌之

四月十一日復左季高制軍

郭子美到厦後進紮鎮門十六日協勦赤嶺已獲大捷少銘所部齊到擬由古縣社分進一偪漳郡南門與東西北諸軍作合圍之勢一相機進木棉馬口斷漳浦去路雖勦外援布局似尚穩洽惟據探報漳州賊多糧足敝軍航海遠役因礮隊繁重不便攜帶除開花大礮別無攻城利器若賊衆恃險死拒恐不免曠日持久耳聞汪海洋已至詔安侍逆亦赴雲霄礁否逆勢將趨入粵饒平大埔諸路防不勝防銅山海面有吳璧山師船早到既可杜殘匪入海又可斷洋匪接濟最爲要著閩中勦急賊必傾巢出竄粵力似未足以制之仍祈豫籌遠略以期悉數殲除幼丹奉諱西江無主兵者家兄新履湘任儻再由粵外竄後患殊多高明向無疆域之見知必有以處此也豫捻突竄濟寗又南擾海沭吳仲翁迫切求援已調劉軍門赴徐張臬司赴淸江聊固吾圍然捻蹤飄忽北路平曠無法兜殲奈何

四月十四日復吳仲仙漕帥

手書商調王鎮開字營赴浦一節前曾與振軒議及如清浦防剿力單再
可酌添隊伍茲承纏示敝軍北去均歸東路不至歸他帥調遣足見曲體
軍情保全大局之至意王鎮樸實拙訥驍果善戰去秋湖州復後恐調別
省泣求開缺回家弟撫慰再四諭以不調他往須俟南北軍事告竣再行
遣撤欲留此有用之才以備用也昨因公來省弟復與面商如北路再警
可調協剿渠深恐一經遠去即應隨賊所向必有奉　旨歸僧邸調遣之
日又籲辭乞退敝處將士苦戰數年誼同骨肉向實無退縮驕蹇情事然
欲其踴躍用命不得不略加體恤僧邸勞苦功高衆所欽仰惟位望過崇
下情難達南軍聞歸節制莫不氣沮劉省三雖迭奉　諭派乃至被譴責
而不辭豈弟等所能强迫蒙示已商定撥歸東路銘盛傳二軍共一萬三
千餘人合之樹軍三千五百人必可獨當一面謹受教令頃接宿遷吳令
初十日馳報初九日郎軍與陳鎮在劉馬莊擊賊獲勝賊已向山東郯城

馬頭集西北逃竄運河既不能搶渡淮海一帶水陸援軍日集恐其逼竄東三府若我軍出境兜剿愈去愈遠既無馬隊可利馳逐而餉源皆在蘇省轉運供億萬分艱難尚乞大才豫籌妥酌無任感頌省三於初七八日自六州拔隊應由何路進邳宿何路可便轉運並祈指示隨時逕行移知

四月二十四日復曾相

昨得異書附呈恭邸似可漸復惟與艮相嫌隙日深仍恐波瀾未已蔡君先有一疏論列外事聞誑及尊處縱洪幼逆及次青陷徽兩事後十餘日而鴻章奏乞免罪報至次青眞數奇矣霆軍叛勇近抵何處能否設法解散西江無主兵之人須煩藎籌先事防維仲帥商調開營早經函卻捻衆由濟甯原路渡河回竄銘盛兩軍又趕不上將來應紮何處劉省三來信謂宿亳不通水道難辦轉運仲仙業與邸帥議明留此軍專防江皖務望酌擇要地令紮老營隨時相機出剿爲便周盛波兄弟九營素頗能戰向

在本籍剿捻屢勝其才智稍遜於劉惟同充練長同出帶勇資分相等在
蘇時鴻章就近聯絡均甚出力茲相去日遠三弟前由六營寓書云兩軍
微有意見用請自紮一處自願一路竊爲懸慮能否令其分紮爲掎角之
勢伏祈鑒裁厚帥甘餉浙撫奏定每月二萬蘇力較絀即不能允定二萬
當可月協一萬也鶴弟前蒙批准開缺果否出奏渠自去年四月常州克
復因病乞假鴻章即准其離營但未奏明耳　廷旨迭催物議亦不免苛
責辭官求退或亦善全之道儻奉疏准鴻章即勿瀆陳松滬減賦稿核定
後敬求速上太倉請改折應否附片併陳抑另奏乞示

五月四日上曾相

本日卯刻接奉二十九日　寄諭僧邸竟以忠勇遇害畿輔驟此長城
朝廷震悼遠近寒心逆焰從此日張殊爲危慮　上意專倚吾師保障北
方收拾殘燼事機緊迫物望叢積自屬義無可辭昨讀初一日大疏以衰

軍飢變耍形詞色竊料春霆果卽東來雪琴果卽南去江西果卽接濟婁鎭之餉似可逐漸維持不遽牽動大局南路稍就奠定吾師亦可放心北征惟變故倉猝似須尅期啓行先赴徐州濟甯一帶暫行鎭撫以慰 聖廑而伐敵謀隨身苦乏兵將金陵附近各營能否酌調隨往護衛銘盛傳樹三軍共三十三營計一萬六七千人可供指揮劉省三雖奉 嚴旨敦迫必須留置左右以備先驅鶴弟前請開缺如尚未出奏應令隨侍旌麾少効犬馬藉可聯絡諸將伏祈迅速檄調鴻章奉 命暫權督篆事棘何敢固辭所幸壘守師訓亦步亦趨再隨時隨事請教冀無顛蹶蘇事暫交松巖仍是一鼻孔出氣兵餉或不致掣肘擬派郭遠堂署藩王曉蓮署臬當否乞示遠公求飭速回鴻章急欲面謁卽料理交卸各事出江陰乘輪船西上未知能稍待否鹽幕陳公求代邀留爲感

五月七日復曾相

初四日肅牋計已達覽頃奉初四日手諭敬悉一一本擬即日交卸啓行續接初一日　寄諭令由海道濟師情詞危篤俟有就緒乃可離蘇昨函招潘琴軒觀察來商萬不得已祇能分派該軍前往惟此間又少一枝勁旅南路有事實恐不支鴻章到金陵後通籌餉需如可添練馬隊千人以備吾師秋後徵調庶稍有裨鶴弟已飛函敦促六弟尚未提及容再商之渠舊部分在樹營及蘇州兩處固不易聚二周及赴閩兩軍係三弟所統閩軍將爲大兄邀往恐不能回漳州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侍股全竄粵邊勢必復往江西霆軍易相勾結良可焦慮皖南防軍幸毋抽動金逸亭云其力僅能守而不能戰江皖之間無一游擊之師奈何大薇冒暑遠役辛勞萬狀但冀直東各郡無恙徐圖制賊省三疲乏已甚　嚴旨督催益急昨發摺附陳密片一件鈔稿呈覽未知當否鹽釐儘解備蒙分潤銘盛各營藉紓綿力師毋及世兄等應留署內次靑事未接部文篪軒方伯屬

勿急退爲感

五月十三日上曾相

十一夜奉初十日手諭並鈔示疏稿深謀遠略忠懇詳密非老於兵事者不能道其隻字也鴻章前因　朝廷責望過殷先以密陳破彼蒙障徵輔望援過切繼以潘道作我前驅即吾師少緩諒勿苛求至另請　簡員督辦必不邀　准目下非函丈督師將及小子竊以後路籌餉南路籌防及長江洋務鴻章雖才力不逮或冀竭蹶支持東豫與旗綠各營將帥交涉須吾師威望臨之乃可漸期振作此則　內廷斟酌詳愼之苦心也琴軒輪船尙未雇妥月杪或可啓行勇丁聞航海遠去必有棄械竊逃者臨時就地添補惟人數甚單究不足自當一路省三來信已赴濟甯渠未更歷外事聞　命嚴迫遂自拔隊鴻章迭函勸勿渡黃並鈔摺片行知度其行蹤當至濟甯汶上而止省三前數年徒以驍勇稱自克復江常後歷練

漸深謀畧大進程方忠管言爲淮軍特出之將師門時爲提撕勸誘加以
馬隊似可獨當一面琴軒堅忍果決有文武之資又與省三至好兩軍互
相犄角餉運無使掣肘必更感激効命以上駟奉吾師以中下駟留鴻章
左右設有警變祇有自將而已郭楊必須調出江楚邊境頃聞濟浦雲霄
各城均經收復該軍正假假無之勝挪爲南路之備北軍或不至回顧聲
處具疏時亦祈叙及張振軒兄弟欲在徐添練馬隊乞飭速行鴻章亦當
擇將往募易劉二鎮皆有勁悍之氣宜請帶往強弩未必是末師毋太謙
松巖必擇二十二日接篆急欲赴金陵又不能不少待之乞示筱軒事俟
再面商

五月十六日上曾相

昨接大咨於二十二日啓節鴻章恐謁晤不及遂定二十日未刻自蘇起
程或可相遇於儀徵一帶　廷旨飭由海道赴北俟徐州老營奏到當自

了然　上意屢令敝處派兵援直幸已奏撥潘道一軍而崇地山仍欲借重洋人不知何意總理衙門以彼族爲護符引虎入室不知其能噬人也尊旨不管北事若專委蔭渠當足保障恐又另派親貴視師則南路亦受牽制琴軒臨去諄求入直東後歸函丈調遣務祈拯而出之勿久置無用之地爲幸省三初九日韓莊來信有關涉軍情者附呈台覽鴻章已緘戒其持重蓄銳以待一擊松巖苦催會列台銜將減賦一疏入告細考奉啟各條尚有根據冀借德望或邀　俞允業於今早拜發伏希鑒原漕稅月不過數萬近爲松勳兩軍援閩船價月餉所累鼎營北去丁道又須供支一切部中乃驟撥尊餉二十萬是眞夢夢擬屬雨生於鼎軍去後續籌抽撥甘餉一萬若甘餉可停六七月間再量力湊濟斷不能有成數也奉飭四萬當親賚上松巖云松太善後捐可湊四萬已符八萬之數徐州距運河數十里清江宿遷等處是否須添設轉運並祈籌及

五月十八日復曾相

十七日奉手示敬承一一敝處初六日所發摺片已奉　批回未趣行旌二十五日啓節似不過運鴻章趕緊料理於二十日辰刻由蘇登舟連夜赴江陰口二十二日或可趕到至接印早遲可不拘也捻股回竄濟甯徐州劉張各軍當一接仗周鎮兄弟十五日由宿赴徐正可接應勢將逼往豫皖之交師門以徐州爲老營之說足徵先見惟轉入兗沂海沭則仲翁必將亂調闌入皖豫喬吳諸帥更將呼籲耳各省餉源已涸乃徒養無用之兵將省三前函云急則爭求緩則厭棄但得選將練兵者二三人分布近疆可不勞而理矣三六弟仰蒙疏調恐未能喫苦耐煩有辜盛懷

閏月三日復喬鶴儕中丞

節相奉　命討賊義不容辭惟部下已乏強兵精力近亦疲憊勉起就道未知能否終局鴻章駑鈍無似東征已來智勇俱敝豈復能任軍旅過辱

推許祇增悚懼僧邸舊部及各省兵將散漫無紀非老成宿望不足鈐制也張總愚一股回竄亳境昨據英方伯報稱接仗先勝後挫設任李賴宋諸股並由曹濟南趨皖力能否支拄敬祈先事籌維省三至濟甯小捷捻衆不戰而走乃陳國瑞無禮相欺致生衅隙撥帥此去當留省三障蔽東徐未必即能南下敝部分援鳳建山東直隸等處三萬數千人蘇防僅存萬餘閩賊欲窺江右又有霆營潰勇勾結皖南防軍紛紛鬧餉若再醬變戰守均無足恃如何如何去冬裁撤數營皆係湘將不能馴捻淮將得力者尙在營中無可應命李正佩李勝營規隊伍尙好然非上選俟有佳者再當送呈撥帥遡行與約皖南北兵餉二事如常甯屬入款照舊儘撥行營敝部仍食蘇餉

閏月四日上曾相

昨發緘後朱雲崖與强中等營續又告變均將來寧馳遞諒入尊覽正在

焦惶無措頃接李勉亭飛稟鈔呈其發信時尚不知石埭各營亦譁索也統計山內二十四營即各發三箇月已需二十餘萬雲崖又允定石埭四營五箇月則不止此石埭補而青陽不補山內補而安慶蕪湖各軍不補必更效尤意外之變牽動大局甚至蘇軍亦援例起而相爭誠不知其底止矣即目前僅補山內各營何從得此鉅款江外皖南各臺出入款目鴻章既未及知金陵糧臺潘道尚在假中今早王雨軒來見詢該臺除發劉鎮松山行糧一萬兩外僅餘楚局解到兩萬金此外別無存餘及續到之款蘇臺近來湊發敝部各軍月餉指定四十五日一放隨收隨出常虞不繼滬關近因潘道一軍航海船價雜項挪墊已多昨松巖又令解甘餉一萬松勳二軍遠在閩南已兩月未能解濟尚須關庫就近籌匯以便速催入江急切斷無大批可望鴻章暫代大庖不敢私占分毫之利惟冀以原有各餉酌濟各防及尊處行糧不料未及轉手與此大波江右之韓字營

七千餘人昨又燒營潰變劉南雲等軍勢將岌岌事變踵至閩賊必乘隙而來蘇境陸軍實止萬五千人何所恃而不決裂耶各軍皆以譁營譁變爲得利或又以金陵遣撤全餉爲口實若吾師在此坐鎮備望神力或可弭患無形鴻章何人自愧束手事關全局伏乞熟籌方略指示迷途感幸無既現惟將潘道處二萬並與筧軒等儘力搜括能否湊得若干茫無端倪

閏月十一日復何小宋方伯

昨以皖南三軍譁餉馳函撥帥正深焦慮頃奉初五日手示並鈔寄各函誦悉一一朱鎮必須七萬兩撥帥復函允給四萬尊庫兩萬尚不在內似可令其將就敷衍李勉林稟求十萬撥帥允給八萬亦甚公允當能暫爲彌縫如皖防各軍又將效尤實無他款可以續撥惟慎防之中堂咨函鈔呈內如劉黃二道及沿江釐金撥款望閣下就近商催江北善後局及運

司借款敝處可就近商催如過遲緩先爲墊借二三萬亦可撥帥云此後各軍可發滿餉或七八成究竟出於何處指定何款弟一切茫然如在霧中帥節儻遂移駐臨淮尙可隨時請教惟各軍積欠數目若干現餉月得若干各臺局出入大數若干沿江釐卡月收若干無從探悉底細台端總持諸務必有記載即乞條分縷晰開單見示俾開茅塞爲幸至山內各軍久不得力茲無端滋鬧撤之則門戶全空留之則慾壑難遂可爲隱憂左帥來咨侍康二逆雖被閩軍懲創悍黨數萬已竄往江粵閩交界恐遂闌入江右敝軍遠調他省三萬數千人留蘇僅陸軍一萬餘人餉源重地斷難再分皖南各部目前祇有設法撫馭藉守空城金唐兩統領須速回營撥帥既移臨淮劉周果入皖境似淮南尙可保也

閏月十二日復曾相

昨奉初七日手示敬承一一承撥各處分濟皖南三軍十二萬似皆有著

之款上游各項已緘屬何小宋就近提催江北善後三萬軒鹿綠仲允即
挪借運司三萬當易設法俟湊齊即專船解大通也惟連日接據何方伯
張道及徽州劉守等飛稟各軍所索甚奢銖渠被唐軍扣留石壁窘辱百
端已勒書給發八個月字據均已馳稟尊處無庸贅述軍心一變至此還
近皆為洶懼劉守籲請先將金營調開或將唐營撤遣小宋迭求添派一
軍赴皖以備警變鴻章茫無把握不敢置議仍乞核辦唐桂生金逸亭究
告幾月假何以久不歸營望嚴檄飭催若激成事變厥咎更重各軍或疑
大營北征積欠不能清結遂羣相煽動可否由尊處剴切明示嗣後如何
安撫惟盼節麾稍近或易覊縻鴻章雖無宿怨亦無舊恩經此變端著手
殊難幸蒙俯鑒雉河被圍緊急別無援師省三調徐盛傳赴宿北路似可
支拄大旆駐臨淮屏蔽淮南實為要著聞國將軍奉　旨撤同該部馬步
自交師門接統省三函稱雜亂不堪祗郎部馬隊二千尚可揀用濟甯糧

臺尚存銀四十萬各省撥款皆可指或酌派原部誠實將領統之銘軍會合由北路兜勦函丈由南路調度庶於全局有裨秋後如關中竄出侍康等逆不由江西內犯蘇防可紓鴻章再調一軍進紮臨淮屆時捻患當在楚豫之交吾師仍可酌量移駐他處

閏月十七日復劉松巖護撫

遺翁老成雅望於蘇州善後懋著勛勤部議以未請　特旨見斥此鄙人之咎自應再行附懇祈轉致勿以介意奉　准在先頂戴未便遽換俟奏定當再轉行知照洋槍小隊本無須請洋人教習敝處亦無此辦法也甘餉一萬弟於奏報交卸摺內尚參活筆節相即援以入告俟滬關解通閩餉大批後或仍勉力照撥惟部撥曾營稅款二十萬丁道已稟請俟六月後量力解濟屆時須商酌應付耳上寶請廣學額鄙意畧同來稿措詞或有過火處使中外官軍不無後言稍加點竄呈正如以為然即由尊處會

前銜糈奏此後援例者儘可批駁清理民房可飭善後局妥議軍務漸平
本應次第察辦豈因殷奏爲所挾持其所陳釐捐一疏揑造名目殊爲可
惡至釐卡之密東南數省略同少見多怪不識時務奚足與較前奉　寄
諭有以減併爲主一語部議亦渾融不過責令奏報蘇釐本已迭次奏明
外廷未及見也尊論官斯土者何以自白於天下其咎與怨皆鴻章一人
任之諸公儘可以自白總之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
釐供分防各境及援剿各省之餉又何不可自白不可共白耶

復陳子奉觀察

自殷兆鏞奏稿發鈔知者咸爲不平不知者藉以嚇制而吳人或因此造
謠抗閙鄙人別無他計做一日官帶一日兵即辦一日釐捐與其病農不
如病商況非眞病也如有　旨離任督剿必請責成後來者爲辦釐餉否
則必另撥有著之餉否則撤軍棄官可耳滬蘇捐釐加重數年於茲甫脫

寇難而我軍幾遍天下巨紳乃倡爲誣謗倘有人心哉部議幸未指明停止即議停不敢許也變通裁併之說自去冬早議及但恐水師紹餉茲徇衆論飭通籌會議幸勿以浮游迂疏誚我爲禱弟但求實濟不釣虛聲諸兄所素知也辦鹽補欠獲利頗微趙令試辦僅長銀五千兩似更不値現在楚西招商新引停發虛其去多而銷滯是以口岸商多而票不可得或姑令趙令馳往一探詢之蕩口事如何辦結因鬧而撤誰樂不鬧須辦爲首之人郭令以罷市捐沽名應由局詳請記過毋稍瞻顧皖南湘軍萬二千人月限七成以[illegible]同時譁餉窘辱張道勒寫發結八箇月字據約須四十餘萬撥餉無措欲丐滬蘇殘壽又覺不恕爲語蘇紳皖人至家索戶借日幗兵勇抄搶彼獨非百姓耶

閏月二十五日復皖南張觀察

迭接函牘知休會大費斡旋欽軍重受窘辱殊爲憤懣聞逸亭頭已到防

桂生亦由湘啓行勒允鉅款無可籌措即能湊集他軍援例效尤將何以應且成何事體撥帥來函亦極抱恨事定諒有匯費須趣唐鎮軍同舊再議裁撤耳今年茶旺捐釐當倍於前貨釐牙捐亦必起色究竟約數若干張副憲前在皖南抽浙鹽之釐近來浙鹽行徽開頗暢銷若仿照淮鹽行楚每觔完鄂釐九文半之例亦可助餉並杜其由景鎮侵灌淮引之路撥帥來咨以此屬辦張帥舊章若何徽郡必有知其詳者望執事博訪熟籌擬議章程示復祭專

閏月二十七日復劉松巖護撫

江都越獄一案據漕咨司詳稍從末減自無不可惟措語宜稍圓融不致與原奏矛盾徐道稟重犯請先正法爲軍務喫緊起見已由敝處籍奏容日附發船捐上年共收銀二十八萬有零今年至少總有二十四五萬目下正値旺收若議免捐由司道兩庫抵撥每月須二萬司庫二成道庫一

成以道庫尙有京協各餉及隨時收買軍火各項經費訢大才與郭丁兩君酌定爲幸裁卡之說局外多發此正論局中亦何嘗不狃心惟水陸各營指定度日設裁併後月虧鉅萬譁鬨驟作將何以支以少取爲多取其功效俟諸異日而杳渺無憑以半餉改無餉其實禍捷在目前而咎責誰任似須與水陸各支應蘇滬各局通盤妥議謀定後動若美管先出羣情奢望從此多事矣白齊文等溺斃英美各酋必有饒舌已詳致穀山鏡靜布置並緘達總署相機辨爭

閏月二十九日上曾相

皖南各軍自發餉後尙無續報似可苟且安帖待唐金兩統領到後如何查辦敬俟鈞裁大纛何時啓行何時抵臨聞該處無屋可住殊增懸系頃接劉省三二十六日自徐州來書附呈台覽矯令調赴一節或志在勦捻因無馬隊可用爲此權宜不知脅庵不欲近若輩正與國將軍請調直東

相符省三未能仰體高深致有此咎尚祈原宥省三血性奮往歷練少淺不免粗率之處鴻章因其戰守可靠向不擾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東偶違致受薄懲又與陳鎮爭氣未分曲直儻函丈再以此事劾責則朝廷必疑其屬縱難制渠必不自安且無以策厲將來除鴻章諄函訓飭外師亦必憐其勞苦逐戰勿加苛求鴻章知無不言斷不敢稍有徇護如雉河解圍捻逆他往或准令暫駐休息以示體卹蘇軍轉戰水路輜重應手遽改赴旱路馳逐宜節宣其勞逸也鶴弟軍情較熟能隨營養病尤好六弟聞於二十二日渡江計已抵營應駐何處操練馬隊實非易事尤要統領得人未知果勝任否篪軒暑病增劇不肯殺至秋後擬暫委少仲代　給假兩月可否乞示程敬之瓜棧竟辦不動須據稟撤武丞招商局如再把持祇有重懲巨蠹兩亭廉正而欠綜核信武丞太過亦徇衆論爲揚州設棧之議師門成法鴻章篤守而他人多不顧違亦斷不敢附和乞

放心左帥奏令郭楊二軍赴山東淮北剿捻俟航海來遲略爲整飭休養再商調遣

六月十七日復曾相

初十夜奉初八日手敎適感冒數日泐復少遲謹分條陳列於左

一省三調託之事本太宰意密告一批良藥苦口渠當能領會其人長處在豁達好名熱腸向義然受不得委曲故鴻章一聞此信不憚詳陳鶴弟過此云師意良厚其致省三書或有驕縱字樣省卽悞會彼最怕驕縱之名亦是愛臉處以後仍求隨事訓廸曲加保護勉成良將之材雉河圍解鴻章亦批令赴臨淮一謁請示進止周盛波之弟盛傳貌甚土而胸有兵略亦淮將之健者祈加意拂拭樹軍人材則以董鳳高爲最銘部人材則以唐殿魁爲最均須默識

一皖南各軍處置竟無妥法唐軍尤不成話鍊渠六月初六密稟與周鎮

閬亭同金陵面禀情節相符唐義謨齷齪無用營哨中敗類更多現弁勇逐日盟誓其意欲要挾允定之餉且要挾撤軍時不得懲辦首事之人非必眞造反也若僅給餉遣撤不辦一人目前敷衍息事而事後效尤必多鴻章正擁重兵亦不敢發此輭語惟該三軍和同一氣斷難彼此相制張道請將東壩防軍進駐旌德自可暫資控馭鄙意不敢謂然一恐各軍勇夫暗相勾煽久必變樣金道在常州帶親兵數十人即有與戚堰閧營串通結會者是以鴻章密飭王永勝不准所部勇夫與徽甯各營往來杜勾結也若徽軍果眞變叛鴻章願率將弁征剿亦不怕做惡人亦不怕勾結矣

一蘇皖各軍統將向未共事或互猜甘苦之不均倂紮一路有賊打尚可無賊打必自生衅仍以少遠爲妥以上二層想尊意必均鑒及桂生初三起程聞尚未確俟其到防應先議撤該軍次撤金軍或酌發兩三月餉以

貲川費餘俟回湘找給如其闕事則回湘即不補發如該統領營官不交
出首犯亦不補發至其著名劣員提到固可重懲不到亦易緝獲先予以
參劾褫職訊明正法字樣足示懲矣周鎮云各營人數甚缺與李勉林商
酌請飭無庸募補告假者聽臨撤時派員會同統領點驗人數按名給餉
省費殊多先事准假之說陰寓解散老勇之術似甚中肯爲首者必老勇
也擬請迅速核辦雲涯所部亦無紀律隨後亦須議撤俟賭軍撤盡粵賊
當亦去遠皖南可不設防如賊未遠再調蘇軍一枝替換此時發縱指示
一切須由函丈鴻章昔爲幕徒遽躋大府斷不可先示威於尊部乞原諒
一皖南糧臺近收各路解餉爲數甚鉅勉林等不知能節存若干備撤否
昨與小浦及張富年等酌議楚西請引商多西岸預提二兩楚一兩似可
辦到計八月後可湊二十餘萬即儲爲撤皖軍之用頃准咨調八萬業令
先撥二萬惟步軍統領迭奏撥款及新添京餉以淮課盛名一毛不拔怨

忌必多如何登答乞示

一捻巳西竄則豫楚必又告警周家口一軍尚未有人省三休息一月後
自可應命惟出境遠禁豫撫必常來攪閙兵將止聽一處號令斷不可兼
聽數處今各省當事無能知此義者若西南大局擾亂亦由不得不遠調
此須仰仗神力將領方敢任事省三即不能往或開奇或松勳似皆可任
此路所不放心者再遠調則餉運斷而衆心離仰祈妥酌

一吳紳殷兆鏞痛斥釐捐鈔播各省王憲成爲之疏證有功臣加警戒歲
入四千萬等語專意詆啗鴻章五月底接奉　寄諭愴惘至今並不敢以
直陳函丈宣示諸弟恐貽親友之憂月初詳覆摺片語多傷時不得其平
之鳴不計其禍福仇怨頃　旨囘巳蒙昭雪謹先錄呈師閱得毋閔其危苦
而勖以涵養耶

復劉松巖護撫

船捐盡免米捐暫免已屬勉力爲民至釐卡果有妥法早經議裁何待今日鄙人兵餉兼籌事體輕重略有權衡或未俟去任而先議裁卡又値鉅紳訪侮之時未免稍涉支離敘疏瀝陳聊表心跡以䀚　上意之從違爲進退耳是以不速咨行今早奉　明發諭旨一道以釐卡斷不可裁般王騰謗非是公明正大令人感激涕零當卽日恭錄並鈔摺片稿咨行諒可先期鑒及摺內不累及司道一語恕固獨任謗亦獨受惟賴執事與遠堂子奉蔗農諸君隨時確查弊端就近整頓以匡弟所不逮裁與併之說則不妨從緩且熟籌之前詳作片稿都人士必謂官場合力堵剿然事理豈能不辨我輩所爭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路不在勢路也尋常案件祇管會銜釐盤漢口采辦木植卻較簡捷應奏免釐捐孫道調辦工程必可當行然須時時戒勉其人可操不可縱也雨生來金陵住數日病係內傷宜予數月之假洋務稅務應守仍可代理惟采辦軍火究非丁道不辦太平

洲移設廳營係屬正辦惟營制未定先設廳缺再議營汛亦可田丞擬另
委北缺勿令耽擱山東已撥潘軍月餉直隸未有消息即不抵撥須俟彼
撥潘餉我再起解固本一項否則非情理矣太鎮稟詞荒謬已批斥勿庸
捐助船費松動改道蘇常業經咨照來單略綴數語附繳未知當否

六月十九日復郭筠仙中丞

五月中旬奉四月二十七日賜書詳懇數千言事理周折意與酣暢若把
袂爲竟日談適有金陵之役倥偬久未泐復昨又奉閏月二十六日手示
備承肫念感愧奚似敬審籌防嚴密慮事精能就江閩粤三界見有兵力
必可合謀聚殲此寇不致復貽邊疆腹地之患但須約會諸路趁好地勢
痛打幾仗禽渠散黨乃易了結若各保境土養成羽翼又將狒天而飛孫
小山廉縚不足有爲峴莊中丞如即履新與公素識何弗請其就近先赴
贛南督剿則閩軍亦不得不盡力左公規遠勢好大言未能盡有實濟峴

莊久親行陣其才或足殲窮賊也敝部楊郭兩軍前因皖南各營譁餉慮不可以支門戶是以檄赴建昌旋准左帥來咨聞捻氛甚惡　奏調回蘇已於月初陸續抵滬吳春帆先專弁求調而大咨亦至鄙人祗患濟餉之艱若竟赴粵未始不可一助驅除茲則不必議矣筱兄蒞任後兜剿叛勇似尚順手有陳俊臣在郴桂諒可自守粵軍强悍必能堵住終慮此賊不旁逸江右即下走粵西耳節相至清江後緣捻逆盡回蒙亳久圍雉河乃移駐臨淮調劉省三周盛波各軍由徐進剿初三日遂解雉圍比聞捻已由鹿邑竄豫豫軍本無得力吳少邨亦豈帥才而　朝廷不知直待其潰爛而徐圖易置庸有裨耶豫鄂則皆兄弟有節相駐皖徐捻必無志東北而節相亦必無志豫楚捻亦不能撲滅矣今日事眞可爲徒恨人才少弟謬權大庖於地方奚所補救惟不掣節相之肘與約兩淮課釐及皖江入款仍歸帥營及留防軍需敝部仍食蘇餉殷譜經王蓉洲等橫肆誣謗能

勿申辨摺片稿並新奉　諭旨鈔呈蘇紳不識時務亦太無天良公謂幼
丹得釁君子疑其過情鄙人得毀自悲傷其非分可爲同病相憐矣金陵
一座空城四圍荒田善後無從著手節相以蕭曹清靜治之何貞翁過此
云宜竟廢棄一切另移督署於揚州雖似奇捌實則無屋無人無錢管葛
居此亦當束手沅翁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
後賢雖竟厥施似須百年方冀復舊也六弟幼荃節相　奏派練馬隊彼
有攘臂下車之志家慈殊不謂然弟不幸以軍事起家雅不欲諸弟皆作
勇頭惟帥部專借淮勇之力聽其贊襄左右聯絡諸將他日或爲阿兄卸
肩張本公以爲何如粵中軍事方棘公不宜遽有退志賊退則官聲更起
澄老與閣下會當即眞富强之基不可失也處同事則大者婉爭小者隱
忍而巳節相本有送女長沙之說容以尊恉轉告劼剛家慈擬秋後由蘇
至金陵作梅仍在敝幕

六月二十四日復曾相

昨夜奉二十一日手諭敬承一一鴻章初亦欲效法吾師含詬忍尤乃見殷兆鏞疏有抗違　朝命而不顧恃功朘民等語王憲成疏發揮斯義有罪不容誅字樣吳人昧良至此實不過未送川資未寄炭金一小嫌耳若如幼丹之周到何至於斯左公之暴戾恣很則又無敢嬰其鋒者世人專欺良善良善固可爲而不可爲耶自茲以往當守師訓勉留餘地以處人悠悠毀譽付之不復而已彼見初七日來信云唐義訓昨過長沙赴徽營諄請遣撤計月杪可至尊示即當發動誠爲剛決鍊渠勉亭所籌之款撤令不可先發極是鍊渠先不量而後入既又舍不得一擲被逼出票遠避赴婺均有可撤之理作梅謂其在希帥處膽小多姦巧於此事始末徵之似不甚誣另委皖南道敝處帶兵者多不合例如無稱意之選竊見金道以誠機警曉事素能籌餉前幫馮子材裁撤鎮軍頗有作用現在喬中丞

幕府可否由尊處會銜檄委指明改駐蕪湖一切遣營籌餉由鴻章督同

籌辦或可剛柔應手鈞意以爲何如松勳兩軍疲憊殊甚已有五營到鎮

擬俟休養一月卽將該隊調紮蕪湖扼上下適中之地徽軍果變金陵安

慶南昌三處均可馳援必足保守請放心捻患已遠必須靖此內亂爲吾

師一振餘威爲湘軍勵此晚節爲各軍杜絕邪萌師門震動於上鴻章暨

金道等調停於下當漸就緒必不致釀成叛亂卽叛而聲罪共討不過徽

郡一隅暫受其禍必不致潰裂大局仍祈卓裁

七月九日復曾相

讀查辦徽事札示嚴正明允義盡仁至欽佩曷任桂生逸亭均已到營當

能凜遵公辦不致激成大變如學金口前事鴻章必以全力赴之松勳十

六營皆抵鎮江皖事急則泝江而上相機兜截開奇十七營由東壩並進

聲勢自振閩霆營叛卒在粵境之羅浮投降惟康逆悍衆閩粵各軍均有

小挫秋涼必由鎮平竄出未知所向江境兵力較厚婁席尙爲勁旅似可
自保筱兄來信郴桂有陳趙萬五千人而氣甚餒以軍無後援爲慮與約
有大警先調雲南各軍爲近援再求蘇軍爲後繼欲將松軍調宿太上游
爲可南可北之計鴻章竊以援湘太遠而必不及惟皖變須防卽唐金癸
撤亦須有一枝重兵扼江上少遲或令分紮蕪湖建德或全赴東建約意
以爲何如竹莊署皖南道最爲相宜盼其速來商籌一切喬中丞報捻逆
出境一萬餘人果爾則豫鄂秦兵力當足制之或不至張皇呼籲再煩大
纛遠征　中旨不以駐徐爲然但畿外間不催耳沅丈病體可支似宜履
任晉省富强之基且可代吾師西北之役可勝欣賀粤事甚棘有竄撲惠
州之說則距省不遠筠仙與瑞左兩帥頗有意見良費支撐恐不暇籌及
私事劼剛欲其就婚鄙意亦以貴宅無人伴送爲難便中當以私見婉致
之前會奏蘇省減地漕一疏戶部痛駁而必援左公減浙江浮收以相糾

語多激射尊論每訟輒輸亦是一證然此實爲鴻章所牽累也王子懷周子佩近俱病歿窮苦可憫

致劉松巖護撫

朔日奉復一緘知已達覽鎭江周守遽爾病歿淸苦可憐恐其旅櫬難歸應飭牙釐局於另款內撥助千金以代同人賻贈望告知子奉照辦遺缺急須委署江甯遺缺府李仲良勤謹忠厚田丞銤深得民心均可酌委望閣下商定一員或會銜檄委或飭司詳委速飭赴任爲要勿庸往返緘商致有遲誤　奏減地漕一疏頃奉部覆漕項不准核減地丁更勿置議天語煌煌恐不可以力爭將來錢糧考成奏銷難辦祗有多揑災欠海運津貼既裁卽漕項全征似亦不敷經費應否設法另奏乞高明詳愼酌定部中書迂不深悉外省情形輒援浙事相繩豈知浙固取巧耶

七月十一日復劉松巖護撫

奉初八日手示謀論忠告紉佩無已自殷閣學奏疏鈔傳遠近皆發裁卡
之議弟明知一裁則餉虧數萬而覆疏未上姑徇衆論飭局核議惟事關
變章必須詳辦閣下與聽襄所擬就兩捐之意而於出口另加一捐固較
簡易收數亦減陳道所擬各口加倍抽收又兼收貨捐一倍嫌太煩重而
各口繞越偷漏趨避之術必多以之彌補所裁各卡仍恐不敷至謂改章
後客貨大通餉數可增究亦有何把握若改章而餉愈減勢必復設舊卡
則更不成政體陳道函稟至今未復姑爲執事言之耳此事坐談懸揣得
其理而或未曲中於事情可否酌委明練老成者周歷各處咨訪察度然
後集議庶一改而不至再改所謂裕餉經久之謀矣至弟與閣下共處危
難數年於茲斷無不可共諒之隱從事各員有偏見未化者委曲開導以
求一是鎮江昨擬委李守正與來指脗合江甯総無遺缺或能藉此　奏
補敝處會銜附片可也世香奉諱果作歸計否黃倪二守均可勝任而黃

較强此缺須請　旨簡放即由尊處主稿會奏閏午橋可發驛遞否聽裴

稽核鹽釐本是熟手方伯函乞轉交

七月十三日復朱久香學使

和陽計已竣事何時渡江徽軍已奉帥檄嚴行查辦月內當有頭緒如敢

爲變即調皖軍兜勦甯郡考試似可無悞若屆期平靖徽亦可考也恕皆

保甲之法固善無人則不能行已據鄙見批飭劉季諸君知爲皖中良吏

桂令現在何處肥人至今感頌長康頗得民心頃已委署泰州都中傑陳

鹽務甚多不知田畝盡荒錢漕難征正項既不足以養兵必須鹽金濟餉

與其病農莫如病商猶得古人重本抑末之義書生坐談誤　國可爲浩

歎且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

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鄙人一發狂言爲世詬

病所不敢避

七月望日致錢子密吏部

別來聞從事賢勞舟車暑溼艱苦百倍使閒居者愧師友之獨爲其難也捻趨豫省似入無人之境所患不獨在豫節制三省師相屢辭不獲宜勿固請政恐徐州不能久駐卽臨濟徐陳四路屯兵亦非久局　朝廷專以捻事委師相須早籌分任之人則較愈於辭節度耳少邨實是良吏兵事固少歷練而豫軍闒冗尤不易治若不盡已下人必有焦頭爛額之日然而眞能盡已者亦罕矣尊示商令省三任豫事省三才與志均可辦賊惟與該省文武官場共事難盡愜洽又距蘇太遠餉運費力將來若圖豫事潁州周家口須添設轉運開封宜設總局西北虎牢白沙等關南路信陽各駐重兵方得兜剿之勢銘軍尚單省三氣力尚舉不起未知卓見以爲何如六舍弟訓練馬隊慮不能耐長途追逐之苦若訓練一人統將又一人無甚實濟弟擾攘簿書日乏佳趣初謂暫代數月看來難得替人師不

同任又恐蹤易生手攪壞大局但久居此益靦然也何時移節徐州尙待

徽軍續報否

七月二十二日復曾相

初八覆奏大疏於捻情兵略指陳明切足以達難顯之隱賊流而官兵不可與之俱流至哉斯言筠仙謂如程朱晚年講義殆非他人所及惟河南應紮重兵之處尙多官吳諸帥迷離惝怳終無歸宿如西北有勁旅則秦晉可不設防中外不明此指徒張皇耳淮勇還調山西決不相宜誠如尊諭將來沅丈與舫仙赴任亦是兵將爲難湘事宜令劉朱備援再警則兩調席婁已爲筱兄言之周子佩身後蕭然已援王故守學樾舊例飭蘇省釐局於閉款內提助公賻一千兩別無官事未了可釋廑懷蘇章待故吏本極厚也梅花書院蝯叟屢函託催前王補帆過此云彤丈固求不與大發牢騷循例固應奉讓頃緘致兩亭及早與建卽由鴻章作函關聘並婉

致貞翁惟貞翁之姪在此賦閒擬即札赴行營差遣稍慰娛意何如楊子厚年丈自臨淮見過老不忘得似尚樸誠耐勞故派赴鼎營嚮導琴軒來信以閻中丞擬將該軍協餉併入尊處例撥三萬之內求勿見允此軍必可保障東省胡爲吝此區區李勉林十五日來信云金唐兩軍老勇先已告假一大幫沿途安靜尚未提及續奉查辦之札似可無事該臺存餉五萬茶釐地丁借款在外現辦遣撤諒須添補若干金陵存有湘鄂預釐十一萬西綱即開又得十萬又提滬關數萬除撥貼補皖南撤勇外如尊處急需亦可酌量咨取太平府楊守前事鴻章止照案批飭毫無成見茲將詳細節次另紙鈔呈並鈔撫咨應由喬公主政鴻章不便專制皖吏然公論自可代仲鹽道例由外　奏補一人一缺向無擬陪章程非請　旨可比徐守業爲　奏補江甯實缺眞好官也

八月四日復曾相

日來陰雨滂沱計已抵徐若途次當更艱苦采念曷已桂生密禽爲首者
正法全軍股票可稱能事似可逐漸遣撤黃冠北來云官相欲調金逸亭
赴鄂如將該部全往以後無須江皖給餉尤妙　廷旨調金赴甘將何適
從敬求核辦正陽鹽卡容卽遴委高守梯查辦海門篸案雖遠東下或令
張家斌前去試辦張前辦泖湖釐卡甚有風力操守尙好於淮揚水師素
相浹洽未知果勝任否雨亭欲將梅花書院修金改爲五百兩鄙意綠圖
並與安定一席各五百金則何晏二公均有位置惟蝯叟利在多金不知
肯就否乞師便中商之篪仙已請開缺會銜附片一件暫未咨行謹以鈔
呈雨生與松巖似有芥蒂故仍遵前議如尙齋得缺西局替人仍求妥酌
丹初廉正耐勞實有長處惟器局少褊劾州縣近百人均爲交代其交代
亦無實際屬員總覰上司趨向崇雨舲舊人固不可用亦奚必盡參此怨
謗所由來也琴軒於地方尙無干涉聞將赴徐晉謁祈加訓迪省三乞假

兩月鴻章批令毋庸離營沅丈決辭晉撫或未得請即　准或須函丈薦
賢

八月九日復郭筠僊中丞

奉七月十三日手示旁皇周浹抑塞光明乃嘆公之遇獨孤而志足悲矣
三省會勦若令左公駐汀州而江粵兩帥各率一軍相犄角必能殲此
寇作南路一大結局惜當事各懷疑忌　朝廷無此遠略無此威令坐失
機會良可痛惜左帥不欲與人共功名久留漳州似覺無謂然即移汀而
無調度鄰省之責或多阻格不行之處亦無濟耳江西兵力甚厚不肯出
境一步峴莊與春霆踵至稍肯變計否聞鎮平踞逆有西竄之說並由長
樂竄惠州粵軍當可自支嵩鋭已久竄痛勦數次驅之出境惟恐入楚而
筱兄將受窘迫也弟日夜望南賊平稍裁防軍以節餉乃徘徊而不可得
相距既遠又不能効一臂之助徒以爲愧捻趨豫楚節相已赴徐州　中

旨屢趣派兵遠追實未深悉欵要自古治軍任將未有不擇人而施而可覬倖成功者也粤賊淮捻均有待盡之機如目下辦法則有不能遽盡之理楚豫閒若得一帥如東皖布精兵庶捻之滅亡有日倘可分餘力以向秦隴否則皖豫楚吳粤閩各養勇數萬合共三十餘萬人不曰南防粤寇則曰北防淮逆兵何時得息餉何時得減甘事決裂即在旦夕兵連禍結無窮期矣節相決不回任亦斷不可遽回弟觀然久署欲辭恐來者掣肘欲去而遷地弗良徒羨沅翁置身物外爲至樂也幼弟更事較少治東省騎兵尤難駕馭故倘盧與委蛇五六月閒霪雨過多江淮盛漲低田頗受水災孑遺無以謀生無可賑卹深爲疚心家燕挈眷擬於月杪來甯年內外便將回皖

八月十九日復羅大司徒

前奉正月二十四日手瀚以謙退深遠相勗感悚無似鴻章謬乘時會薄

立寸功每兢兢以晚節隕越是懼凡經國馭軍治民察吏諸大政罔不竭誠籌畫核實推求世俗習爲圓媚或與鑿枘與紳過客所欲不遂尤騰怨謗勤以特功朘民相譏東南各省何處不捐釐助餉當局皆非得已於農民生計實無所損諸公以此糾責成功固不易居不成功者亦豈易居耶今日國是無人主持則辦事者祇有不辦而后安鴻章畧有見地不敢居官亦不敢挾官欲遂虛與委蛇浮湛進退之間而心有不安也夫子鋒車西指何時返旆詹系曷任

八月二十二日致應敏齋觀察

昨得報　特旨予署要缺頻年勞勤一旦騫騰中外望孚賀賀兩生在滬經手各事望大才逐件經理悉心接辦勿任承辦各員稍有弊混顢頇洋軍火及捐釐尤爲敝軍命脈所係洋務爲地方大局所關循其脈絡而研究之頭頭是道以閣下之才思精力當自綽然有餘惟勿操切以見好亦

勿圖媚以徇人張弛剛柔之間必有以自處矣前見所刻陳文恭語錄甚
爲簡要是居官臨事之楷範便中賜寄十部洋匪入內地搶刦有獲犯須
與力爭前定買英兵槍五十枝何以久未見到祈查催鐵廠做槍機器成
否並與韓馮諸君督責之雨生云欲買法國來福礮如磅數尚輕陸路可
用即酌買芝田於此事經手日久屬其格外細心推敲亦算仕學者一副
本領江甯敎堂前札語氣稍厲欲距人於省城之外耳我進一步則彼或
退止一步在閣下從中調停馬頭以法國爲正辦英員延宕不換總署亦
未復詢如法國先換英界不致再改否日本來中國通商乃意中事中國
已開關納客無論遠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無例可以拒阻然未始不爲
西洋多樹一敵新關旺收每月究實用若干乞按月密開一摺見示稿中
丞屢索皖餉允從關稅勻撥一萬已商之松翁老關須認眞整理藉淸歷
屆考成賴道將賊中洋人謀害英公使赴總署嘵瀆屬派大員往查昨檄

調賈雲翁以其老練可靠新催令迅搭洋船來江兩生何時履新盼甚嗣
後鹽務稍暇仍可隨時赴滬幫同商辦也

八月二十四日上曾相

初四日肅緘後知大營早抵徐州幼弟來書馬隊大致雖定簡練需時而
物望　朝命迫不可待聞豫境蹂躪甚苦劉松巖來信沈項之交一夜連
破十餘寨擄殺無遺屬爲轉求決策進剿省三十二日來函呈閱渠亦欲
吾師稍進以謝責望前兩疏本甚明切　中旨既不交議仍復督催能否
强起一行先赴陳州周口一帶就近察度辦理徐州即交張道籌防無須
漕帥移駐吳少村藉駐許州以文其悞事之咎南汝剿道係鴻章舊識來
稟謂師無統轄均不得力而賊勢日張吳公乃徒報勝仗吾師果圖豫事
必先撤去延陵另請換知兵或帶勇得力者可備先驅之助鄙意如潘琴
軒劉仲良皆可造就如仍守前議不越鴻溝一步以後進退兩難連日爲

此事反覆覈辯至夜不成寐未知師門何以處之霞仙中丞因前疏伉直被議降調捻平則吾師弟亦當謀去官耳

八月二十五日復馬穀山中丞

自齊文一案已算完結應敏齋來稟英領事遣謫挑衅云該兩犯均被中國謀害無據之詞斷不得逞惟敏齋素頗怯弱不及丁雨生之强幹今兩生授運司敏齋署海道洋務恐多淘氣耳

九月一日復曾相

任柱等股已趨東境自無庸再進豫省鼎樹兩軍赴曹濟兜剿佐以馬隊當可痛打一兩仗幼弟智略物具惟歷練未深艱苦難耐性情亦少剛福膠蒙軍寄家慈暨賤兄弟不甚放心惟祈隨事開益之爲幸松軍交楊鼎勛本可自爲一大枝自當一大路今以幼弟步隊難湊改調徐州該軍苦戰數年不無習氣鴻章偶約束馳驟之尚不至如霆營之汗漫遽調陸

路亦不能如水路之輕便但求訓戒而衆以體郵綏急當有用也楊鎮所
部洋槍精整爲蘇軍之冠該鎮饒有智略所至之地講求形勢布局惟精
明與高亢均嫌太過鴻章節取其長每加箴誘其隊伍營規尚好擬遵檄
北調令暫紮宿遷就運河左右紮營轉運較便如捻竄沂海亦易游擊彼
時再令松軍併進氣類更合未知鈞意以爲何如金唐餉項雖截至閏月
初二日止而飭交十二人未知能否獲解若遷延時月有無變態加增之
處既經定計遣撤愈速愈好吾師能否放鬆一步竹莊簡放皖臬爲公已
請將馮何二守遴補皖南道小宋苦求卸赴鄂任似可即令竹莊接署庶
皖事與此間較爲順手徽甯牙釐另派專員督辦尊意如以爲然乞便中
以方伯一席商之鶴翁梅花書院脩金俟兩生蒞任再商加也再部駁借
還漕折斂處尙未接咨吳人在京者怨謗鴻章皆由釐捐太煩前奉 諭
旨仍有後言私冀如霞仙之以微罪行則幸矣至師門開罪自由歷年熟

譴挺經藩運二司目前似尚無礙惟奉　旨京餉未能如數籌撥頃奉
寄諭飭照部議明年裏下河漕糧全運本色此事萬難交卷雨亭必亦束
手奈何

九日七日復刑部方正郎

捻衆已分兩股一在豫南一竄曹考撥帥抵徐後督練馬隊尚未就緒頃
因事棘商調現駐鎮江之松勳各軍分往徐海相機截剿東境本無得力
之軍幸潘琴軒廉訪駐濟已分隊迎擊惟該軍人數少單以徐軍助之當
可一戰黃運各河日漸消涸賊騎飄忽恐畿輔又須籌防都督公廉正可
爲筦庫吏實非封疆將帥之才即豫潛各帥於軍事均甚隔膜若圖速滅
此捻疆吏必須知兵鄙人五月間附陳一片幸蒙采納至今保薦則未便
遽然越俎冒此不韙閣揆帥處有交查東豫之件未知如何答復相公近
願婞婀然非得人襄事則捻不得平中原之亂無時已也李都轉偏隘不

可任潘臬謀勇志畧似堪重寄敝處雖於年終密考及之樞中曾否留意
卯金因言獲咎並及和靖代者能否稱意舉措太輕無以堅任事者之心
而間執讒謗之口耳弟待罪大邦所部各隊分布數省籌餉籌運及地方
要件昕夕不遑精力交瘁環顧當世禍亂未息人才日稀徒增惴惴

復鄭惕庵少卿

蘇省瘡痍不復農田荒廢錢漕多請蠲緩惟商貨尚未減色抽釐助餉各
省皆然況江海通衢利無鉅於此者吳紳素喜把持地方公事乃以訴病
鄙人曰霸術治民曰恃功朘民其實各局卡用人之法較他省似尤精嚴
比權督察通較江北及西皖各處辦釐之法似尚不及蘇局之清楚求全
致毀能勿慨然　國家常年入款經此次兵亂大刲正項什不存五捐例
太煩久無實獲軍務未平固須仰給釐金即各省肅清以後善後治兵百
廢俱舉亦必酌留釐局以滋益之自古加賦則爲苛虐征商未爲弊政去

秋金陵告克戶部首爲裁撤釐捐之奏臺諫百執事從風而靡併爲一談甚哉腐儒不可與人家國事也從前剿平東南賊匪專特楚軍湘中將材亦輩出如塔羅江李胡彭諸公均淮相所賞拔近則稍陵替矣志得氣盈而不免於竭捻逆情形中原地勢又一變楚師已成強弩之末淮相出征皆借用皖部淮勇而湘將亦無從之者惟步隊可靠槍礮太多不免笨重難於趨利而赴機四鎮圈圍之說似可保東皖而不可控楚豫現擬整練馬隊兼用東豫土著而北人不諳紀律馬匹未易精壯須半年後可期成軍又宜多造大車廣購騾馬以利轉運而備營戰糜費亦甚浩大欲滅此捻須合東豫蘇皖四省之財力人力以經營之以一帥倡率以各疆吏分任同心協力方可有濟無如各當事都不知兵且相觀隔膜淮相亦不免徘徊顧慮各軍餉運專指江蘇長江洋務必須熟手控制弟暫代斯席斷不宜久然默念大局又有前去後空之慮承愛敢並及之

九月十四日上曾相

十二日接　廷寄一道反復籌思似難盡妥想尊示業已在途謹就管見所及尤重大者奉陳如左西路平原四戰之地備固剿捻至少亦須重兵四枝又須馬隊數千敵都派往徐濟陳亳分守者已四十五營近調松勳桂親兵等十九營共及三萬人蘇境僅劉仲良及開奇親兵等一萬五六千人餉源洋務重地分防彈壓鴻章尚以虛名鎮之若自遠役蘇軍必全調往渠等亦斷不肯留且全調仍屬無濟於事擬懇將劉省三楊鼎勳兩軍給還此外概令專歸吾師調遣而吳丁諸君空拳坐守素少威望其何以備援急即另換有威略者另募兵則必多占餉而東西兩路前敵必不足以接濟至購馬練騎籌運設局展轉需時分任需才更非可咄嗟立辦此兵事之可危也鴻章代庖數月通籌兩屬所出之餉酌盈濟虛移緩就急似前敵及留防及遣撤各軍可以敷衍不匱茲　朝命吾師弟各當一

路兵與餉似於合辦之中略分界畫目前不致推諉日後亦易報銷甯皖入款應請全供師營蘇滬入款應請全歸敝營某軍歸師處調遣即由尊處發餉如鈞意亦以為然似須奏明定案甯皖責成署督蘇滬責成署撫師與鴻章各遴為督察至東師如不足用再令齊晉直隸協濟西師如不足用再請鄂豫協濟雖不可靠而根本在吳則必須確然可恃此餉事宜預定也松巖護撫以來兵餉尚未掣肘遠久必難如常兩生洋務既熟與敝處息息相關　朝廷自有深意惟資望過淺松巖聞之當先引退司道以下亦難翕服兩亭於江藩最宜漕運易人大營後路恐不順手仲帥滿腹牢騷用人行政或多變局乃　中旨遽先派定能否另再設法擬議之處仰乞熟籌密陳或謂宜調筱兄為蘇撫兼通商而以兩生為蘇防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兩生兼蘇撫通商此非鴻章所敢與聞或謂宜請松巖署漕督而兩亭仍留江藩是否可行惟　廷寄未密並及漕帥似有成見

欲辦事不得不擇人欲擇人不得不任謗仲帥昨已附陳病狀不得此席必速其去知師門亦躊躇莫決然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隱忍此尤關係至要者也鴻章辦賊之才豈及吾師萬分之一西北遷地弗良更爲不了之局既奉　廷旨何敢戀要津閉賢路即偕驥西去當索蘇餉中外似可相諒但於西事無所裨益東南大局先自掣動午夜旁皇不知所屆楊鼎勳本定於十八日拔隊因此變局姑令暫緩以俟復命

九月十六日上曾相

十四夜肅緘到否迭據各路探報南陽張總愚一股有竄寶東境之說果爾則豫西暫毋庸另遣一帥鴻章前函係照　中旨擬辦於南北大局實均未妥頃於兩亭專差遞函附呈鈞鑒師門回任此間亦多此議鴻章深以爲然惟前次叩送時奉諭決不回任故不敢擬議及之若　朝廷即照目前局面勿急更調最好而鴻章恐貽貪位避難之譏必不得已仍照兩

亭所擬請以鴻章代吾師剿賊如尊意肯俯徇衆望同駐金陵則後路大局滿盤俱活不致掣動此必待請示而後敢行伏乞明訓連日因家慈病似疽非疽心神瞀亂

九月二十四日復喬鶴儕中丞

皖南金唐二軍未能遵札如數解犯爵相似難遽允則遣撤尚須待時馮觀察於該軍情事未熟履新有無裨助請加詳察竹莊原應赴臬任徽甯控馭當屬何人小宋以久留皖藩名義未正聞有求去之意姪曾商之爵相謂竹莊攝藩為正格竹莊才識有餘於錢穀未必生疏而爵相云渠在江西湖南物議頗多過顯則恐惹彈劾不知憲綱自有資格若不令臬司署藩而擇委道員或並疑臬司之不克勝任且令竹莊難以自處也尊意小宋不必遽去俟竹莊到任二三月後公事稍熟再令接署極為穩洽統祈酌辦蘇滬湊撥皖餉二萬已飭來弁運提棉力止此幸勿再索

九月二十六日復刑部方正郎

此間迭奉　批諭督師河洛自爲秦晉門戶起見不知捻逆大股竄東徐其張總愚一支留南陽者尙非悍衆豫楚諸軍當足制之鄙人於西北形勢生疏而所部各軍盡調歸爵相四鎭之內冒昧前去非特遷地弗良豈忍奪爵相已成之局諸將聞弟覲師必皆舍彼就此一軍兩帥牽制殊多況餉源全恃吳中付託非人轉運接濟絡必匱乏恐於前敵無甚裨助而東南全局先自搖動正躊躇間閱爵相先自覆陳不知　復諭若何如不獲已弟久在軍中今豈稍有畏避稍有貪戀耶欲圖中原東路以江蘇爲根本西路以襄鄂爲根本庶可大可久之計從前勝僧袁諸帥久勞無成皆握軍符於客境曾左與弟治兵本省權無旁撓僥倖見功此其故可深長思也然如今日之豫秦蹂躪已久實不能自了則主客兩難是不得不兼以兩楚爲餉源但外人不敢發此議當局不敢存此心耳西事萬難

結局關西各將書來甚以為苦

十月八日復劉松巖護撫

頃奉初六日惠緘遠有告養之舉想　朝廷眷懋勳勞必蒙　溫旨慰留

而台端忠厚懇篤實心辦公不獨弟共事數年知之最深即閩省僚屬軍

民亦莫不同聲依戀也九月初六日　寄諭弟奉到後因恐大局未甚穩

妥祕存數日但緘商爵相妥酌覆奏嗣見爵相咨鈔疏稿漕帥並將前奉

廷寄咨行又恐外間傳聞異詞故補咨尊處俾釋衆惑今閣下陳情萬

一奉准蘇局艱難誰與措辦念之心悸雨生升擢太驟於鏇漕情形尚生

經撥帥力陳或可中止聞前摺　留中究不知　上意若何弟西行終不

獲免惟糧餉軍火根本在吳仍賴老同年始終維持是所感企年伯母上

壽康彊定占勿藥幸多方勸慰之目前徵漕與緊斷不可稍有鬆勁吾輩

在官一日當盡一日之心州縣有不奉教者務祈秉公嚴辦豈有教令不

行之事弟亦將去官且離蘇較遠此事實難兼顧願我兄勿稍推諉江北

新漕已與仲帥商定半折半運織造兩事悉如尊議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七終